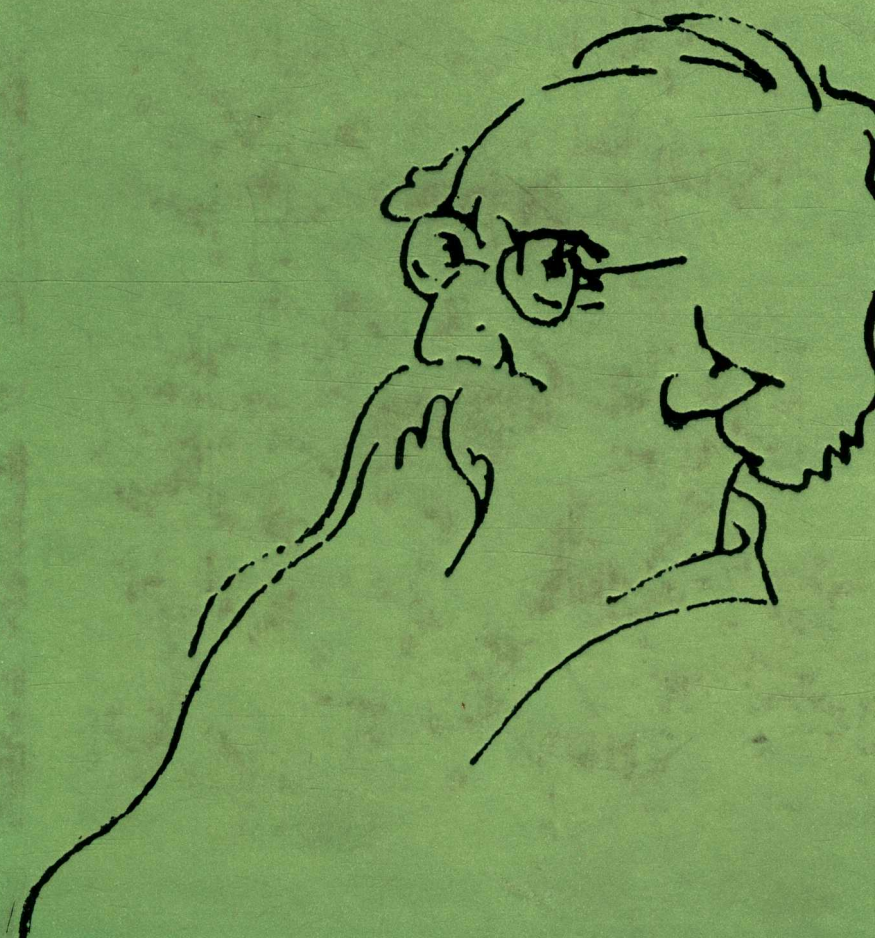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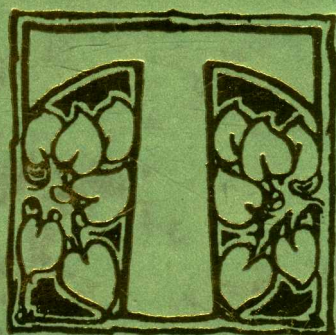


泰戈尔

作品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泰戈尔作品集

六

长篇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小 沙 子

黎 公 豪 著

1903

陈 珍 广 译

比諾迪妮的媽媽荷里莫堤把自己的心事告訴了拉茲洛希。她們倆是一個村子的人，从小就常在一起玩的。

拉茲洛希就開始勸自己的兒子。

“莫希姆，”她說，“幫幫那可怜的小姑娘的忙吧。我聽說，她非常漂亮又非常聰明。這樣的姑娘正合現在年輕人的心。”

“除我以外，年輕人有的是。”莫漢德羅回答說。

“你真叫人受不了！為什麼這麼固執，不願意談談婚姻大事呢？”

“別生我的氣，媽媽，我們最好還是談些別的吧。”

莫漢德羅早年喪父，因此他對母親特別體貼——完全不像同年的年輕人對待母親那樣。他已經二十一歲了，中學畢了業，正在學醫，可是對母親的依戀並沒有隨著歲月減少半分。他還像一頭出生之後由母親帶着的小袋鼠一樣。沒有母親的幫助，吃飯、睡覺都覺得不方便。現在，拉茲洛希苦苦勸他和比諾迪妮結婚，他終於讓步了。

“好吧，我到她父母家去看看她。”

約定的日子到了，他却說：

“有什麼好看的？我是為了你才結婚，——她是美人是怪

物，对我还不一样？”

他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一点不滿的情緒。但拉茲洛希相信，行吉瞻礼的时候，莫汉德罗会滿意的。她儿子的口味一定和她一样。因此，她很有把握地擇定了婚期。然而莫汉德罗却一天比一天阴沉、不安，最后，快举行婚礼了，他忽然声明不打算結婚了。

命运和人們从小就把莫汉德罗慣坏了，他任性的脾气，像一股急流，从来沒遇到过什么障碍。他不能忍受別人的压制。現在，由于諾言的約束以及別人对这事的看法，他对这场婚事感到一种說不出的嫌恶。这情緒不断增长，所以有一天他终于断然拒絕履行諾言了。

莫汉德罗有个知心朋友，叫比哈里。他管莫汉德罗叫哥，管拉茲洛希叫媽媽。拉茲洛希总把比哈里比作是一艘經常拴在莫汉德罗这条輪船后面的笨重拖船。她喜欢用自己的那一套办法去疼愛他。莫汉德罗拒絕結婚以后，她便去找他。

“孩子，”她說，“現在得由你来想法解决这件事了。可怜的姑娘……”

“要我怎么办呢，媽媽？”比哈里委婉地說，“他不喜歡吃的糖果我可以吃掉，可是現在談的是姑娘……不，这可不行。”

“比哈里哪儿能結婚呢！”拉茲洛希体諒地想道，“他老是和莫希姆一起，他根本不会想起成家的。”

比諾迪妮的父亲并不富有，却給自己的独女聘了一位女傳教士当家庭教师，让女儿知书識字，学做針帶女工。日子一年一年过去，姑娘年已及笄，但父亲似乎並沒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去世以后，守寡的母亲感到找个女婿很不容易——因为既沒有錢，女儿的年齡也不小了。

莫汉德罗和比哈里先后拒絕結婚，拉茲洛希便把比諾妲妮嫁給住在巴拉沙特村的一个远房亲戚的儿子。过了不久，比諾妲妮便守寡了。这时莫汉德罗笑着說：“幸亏我没有娶她。要是我的妻子成了寡妇，我当然已經不在人世了。”

約莫过了三年，有一天，母子之間进行了如下的談話：

“好儿子，別人都在議論我哩。”

“为什么？您有什么对不起他們的地方？”

“他們瞎扯，說我沒給你找媳妇，是怕你娶了媳妇忘了娘。”

“算了吧，”莫汉德罗回答說，“也許他們是对的。如果我处在母亲的地位，我怎么也不会让我的儿子結婚！……随这些邻居造謠生事去吧！”

“哼，听听这孩子說些什么！”拉茲洛希笑着說。

“妻子进了門，立刻就把手抓在手里，”莫汉德罗接着說，“那时，他連自己的媽媽，这么关心体貼他的媽媽也会忘記的。也許您願意这样吧，我可不願意！”

拉茲洛希听了乐得心花怒放。

“你听听，妹妹，”她对也是守寡的妯娌喊道，“你听我的莫希姆說了些什么：他不想結婚，說是怕妻子妨碍他和母亲之間的感情，你听說过这样的事嗎？”

“什么事都要恰如其份才好，”安諾普尔娜嬌嬌回答說，“莫希姆再不該扯住母亲的衣襟不放，是結婚成家的时候了。照我看，他还像个小孩一样，也不怕难为情！”

拉茲洛希不喜欢听她这样說，就露骨而尖刻地回答道：“我的儿子爱我比別人的孩子爱母亲多一些，这有什么見不得人呢？当然，要是你有儿子，你就会体会孩子的感情了。”

拉茲洛希认为，安諾普尔娜由于自己没有儿子，妒嫉她这有

个成年孩子的幸福的媽媽。

“我倒不想干預你們，是你談起這件事的。”安諾普尔娜只能这样說了。

“莫希姆不願結婚，你为什么要这样不安呢？既然我一个人能把儿子养大，現在我就能很好地照管他——沒有別人的主意也行。”

安諾普尔娜差一点沒哭出来，一句話也沒說就走了。這場談話使莫汉德罗感到很伤心，这天他提早从学校回家，一到家便到孀孀这儿来。这青年人清楚地知道，安諾普尔娜这样說是为了他好。他孀孀有一个父母双亡的外甥女。这个孤独的女人私下希望把姑娘嫁給他，好永远和外甥女住在一起。虽然莫汉德罗反对結婚，但孀孀这个朝思暮想的願望他是了解而且是十分感动的。

他到安諾普尔娜这儿来的时候，天色已經晚了。孀孀在房里靠窗坐着，臉色蒼白，两眼无神。她旁边摆着晚飯，她却动都不去动它。

無論一点什么事都能使莫汉德罗感动。現在也一样，他一看見孀孀，眼睛里馬上充滿了泪水。他走近一点，亲切地叫了一声：“孀孀！”

“进来，进来，莫希姆，坐下吧。”她說着，极力想装出微笑的样子。

“我餓极了，給我点什么东西吃吧，孀孀。”

安諾普尔娜明白莫汉德罗为什么这样說，她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眼泪。他們一起吃了晚飯。

莫汉德罗，因为怜悯她完全心軟了。快吃完飯的时候，他一时激动，忽然說：“孀孀，您想法子介紹我和你的外甥女認識吧，

您已經对我提起她多少回了。”

他說了之后，不由得自己也大吃一驚。

安諾普尔娜笑了。

“你怎么啦，莫希姆，又想結婚了？”她問道。

“不，不，”莫汉德罗赶忙嚷道，“我不是为自己，我是想替比哈里撮合一下。您决定相亲的日子吧。”

“难道这样的幸福会落到她身上嗎！”安諾普尔娜叹了一口气說，“像比哈里这样的人她是配不上的。”

莫汉德罗剛从嬌嬌那里出来，就在門口碰見了母亲。

“你們談什么事談了这么久，莫汉德罗？”她問。

“沒談什么。我是想去要一点药酱叶罢了。”

“我房間里有你的药酱叶呀。”

莫汉德罗沒說什么。

拉茲洛希走进安諾普尔娜房間，看她哭肿了眼睛，心里不知想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干嗎老纏住我儿子不放？”她唠叨了一句，也不听安諾普尔娜辯解便走了。

2

莫汉德罗几乎把相亲这回事忘記了，但安諾普尔娜提醒了他。她寄了一封信到舍姆巴札尔教养她外甥女的伯父那里，訂了个相亲的日子。

听到嬌嬌这样說，莫汉德罗才突然想起来。

“为什么这么急，嬌嬌，”他带点儿責备地說，“比哈里还有一点

不知道哩。”

“怎么，‘不知道’？”安諾普尔娜着急地說，“要是他不去，姑娘的监护人会怎么想呢？”

于是莫汉德罗便把一切都告訴了比哈里。

“去看一看吧，”他劝比哈里說，“要是看不中，人家也不会强迫你。”

“你怎么啦！我可不能拒絕人家！”比哈里叫道，“要我說‘看不中’，安諾普尔娜嬌嬌的外甥女，那我可說不出口。”

“那就好了。”

“你不老实，莫希姆。把担子推到我身上，你自己倒一身輕。我可不願意使安諾普尔娜嬌嬌伤心。”

莫汉德罗有点不好意思，便生气地問道：

“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呢？”

比哈里很尊敬安諾普尔娜，因此他对莫汉德罗說：“只好結婚唄，既然你已經用我的名义向嬌嬌許了願，那就沒有別的办法了。不过，也用不着搞什么隆重的相亲了。”

安諾普尔娜亲自把比哈里請到家里。

“这是怎么一回事，孩子！”她說，“怎么可以不相亲就結婚呢。要是你看不中她，那就直說吧。”

到了約定的日子，莫汉德罗上完課回来，要母亲給他找出一套絲上衣和最好的拖地。

“干什么？”拉茲洛希問，“到什么地方去嗎？”

“我有用嘛，媽媽，以后再把一切告訴您。快点拿来吧。”莫汉德罗催促着她說。

虽然他是去幫別人相亲，也不能不打扮一下。莫汉德罗在头上塗了发油，还在衣服上噴了香水。

朋友俩就动身去作客了。

姑娘的偕父奥努庫尔先生很有錢。他有一座四面是花园的三层楼房耸立在市区之上。他那貧穷的兄弟死去之后，他把孤女接到家里来。安諾普尔娜要求把女孩交給她教养。这本来是很划算的，可以减少他的开支。但人家会怎么說呢？为了自己的声誉，奥努庫尔先生不但断然拒絕把侄女交給她，甚至从来不许侄女去探望她。这位奥努庫尔先生就是这么珍惜自己的声誉的！

快到要考虑姑娘婚事的时候了。“多少操心，多少报酬”这句话不适用于婚事：经过多少操心張罗，不但得不到什么报酬，除掉种种麻煩之外，还要貼掉一大笔陪嫁。一談到嫁妝，奥努庫尔先生便說：“我自己也有个女儿，我一个人到哪儿去弄这么多錢？”岁月就这样过去，一直到了穿着香噴噴的漂亮服装的莫汉德罗和比哈里到来的这一天。

这是杰特拉月的某一天，天快黑了。在向南的晒台上，人們用銀盘子装着水果和甜食，用銀杯盛着冰水款待客人。莫汉德罗和比哈里拘謹地吃了点东西。下面一个园丁正在給树丛和果木澆水。温暖的春風带着沁人肺腑的潮湿泥土气息，輕輕地吹拂着莫汉德罗洒了香水的白披巾。隔壁房間傳來压低的笑声，絮絮的私語和飾物瑯瑯的响声。奥努庫尔先生招待了客人之后，便向那傳來这些声音的門口喊道：“秦妮，把药酱叶拿来！”

門輕輕地开了，一个姑娘羞人答答地走到晒台上來。她在奥努庫尔先生面前站住，手里拿着一盒药酱叶。

“別害羞，小女儿，”奥努庫尔先生說，“把药酱叶遞給客人吧。”

姑娘低下头，用顫动的手把盒子遞給莫汉德罗和比哈里。

夕阳映照着她那羞澀的臉蛋；莫汉德罗仔細地看清了这姑娘的模样。

她已經想走了，可是奥努庫尔先生却叫住了她。

“等一等，秦妮！比哈里先生，这是我弟弟奥普尔巴的女儿。我弟弟去世了。現在除我之外，这可怜的姑娘沒有别的亲人了！”他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莫汉德罗心里一陣辛酸。他再一次看了那姑娘一眼。

誰也說不准她有多大年紀。亲戚們說，她約摸十三岁，但看上去却像足足有十五岁的样子。由于受到严格的家規的束縛，她只能羞怯地把漸漸觉醒的青春深鎖在心里。

深受感动的莫汉德罗問道：“您叫什么名字？”

“把名字告訴他吧，別害羞！”奥努庫尔先生鼓励她說。

姑娘垂下头，恭順地回答：“阿莎罗塔。”

“阿莎。多么温柔的名字！她的声音又是多么悅耳呀！”莫汉德罗想道，“孤女阿莎！”

回家的时候，两个朋友慢步走着。

“比哈里，”莫汉德罗先开口，“不要拒絕这个姑娘吧。”

比哈里避开正面的回答：“她有点像安諾普尔娜嬌嬌，不用說，她也会像她那样聰明的。”

“由此可見，我加到你肩上的‘重担’，現在对你已經再不是那么沉重了。”莫汉德罗說。

“是的，”比哈里同意說，“我想我承担得起！”

“不，何必呢！要是你觉得它沉重，我倒可以把你的負担承担过来。你觉得怎么样？”

比哈里凝視着莫汉德罗，問道：“你是当真的，莫希姆？老实回答我。結婚的要是你而不是我，嬌嬌会更高兴的——要知道，

那时候她就可以永远和自己的外甥女住在一起了。”

“你疯了！要是她真希望这样……”

比哈里不再爭辯便和他告別了。莫汉德罗轉入一條小路，慢慢地走回家去。媽媽正忙着做油餅。嬌嬌還沒有从奥努庫尔先生那里回来。莫汉德罗登上了房頂，躺在席子上。

一輪滿月神秘地照在加尔各答許多房屋的平頂和圓頂上。

媽媽叫他吃晚飯。

“我飽着哩，我不想离开这儿。”莫汉德罗懶洋洋地回答。

“要不我拿上来吧？”拉茲洛希說。

“不用啦，我已經吃过了。”

“你到哪儿去了？”

“說來話長，以后再告訴您吧。”

儿子詭異的舉動使拉茲洛希大為吃驚。她不再作聲，但剛想离开的时候，莫汉德罗忽然醒悟过来，說道：“拿到这儿来給我吃吧，媽媽。”

“何必呢？要是你不想吃……”

經過這一場小小的齟齬，莫汉德罗只好再吃一次晚飯。

3

夜里这个青年人睡得很不好。天剛亮，他就跑到比哈里那里去了。

“朋友，”他說，“我想，既然安諾普尔娜嬌嬌真的希望这样，那就让我和她的外甥女結婚吧。”

“这用不着犹豫。她暗示过好多次了，她希望这样。”

“正是这样！我想，如果我不和阿莎結婚，嬌嬌會很難過的！”

“當然啦！”

“我想，要是我使她不愉快，這很不好，”莫漢德羅繼續說。

“對！”比哈里有點過份熱心地附和說，“你說得對！現在事情全靠你了。不過，要是你昨天就想到這點，那就更好了。”

“早一天晚一天，有什麼關係呢？”莫漢德羅嘆道。

看來，想結婚的念頭使他完全喪失了理智。莫漢德羅已經變得急不可待了。“最好不要拖延，趕快舉行婚禮，”他想。

“媽媽，”他對拉茲洛希說，“我決定滿足你的心願，同意結婚了。”

“現在我明白了，為什麼安諾普爾娜去找她的外甥女，為什麼莫漢德羅那天打扮得那麼漂亮！”拉茲洛希生氣地想道。“這算什么世道呀！嬌嬌的花言巧語比母親三番五次的懇求還有用！”可是這時她當面卻說：“好，我給你找個媳婦吧。”

“媳婦已經有了，”莫漢德羅回答說，“她叫阿莎。”

“可是我說，她跟你不合適！”拉茲洛希大聲說。

“為什麼？她是個很不錯的姑娘，”莫漢德羅沉住氣反駁。

“她是個孤兒。這樣的婚事會給我們的親戚丟臉的。”

“我倒不怎么擔心親戚們會不會傷心，我挺喜歡這個姑娘！”

兒子的固執使拉茲洛希變得冷酷無情。她去找安諾普爾娜。

“是你想讓我的兒子跟這樣一個無依無靠的姑娘結婚的嗎？”她叫嚷着說，“你想把他從我這兒搶走嗎！太下流了！”

安諾普爾娜哭了。

“我根本沒有想讓莫希姆結婚。”她辯解說，“這是他自己的

主意！根本与我不相干！”

拉茲洛希不相信她的話，安諾普尔娜便把比哈里叫来了。

“本来一切都好像已經决定了，为什么你要把事情弄糟呢？”她两眼含泪地說，“这让我多么为难啊！你說你同意娶她吧。她是个好姑娘，配得上你的！”

“您完全用不着对我讲这些話，嬌嬌，”比哈里恭敬地回答。“至于談到您的外甥女，根本不存在什么拒絕的問題。但是，莫汉德罗……”

“不，不，好孩子，”安諾普尔娜打断他的話，“她怎么也不能嫁給莫汉德罗！老实对你說，我更願意阿莎做你的妻子。我不会让她嫁給莫汉德罗的！”

“既然如此，嬌嬌，一切都好办。媽媽，”他对拉茲洛希說，“我和阿莎的婚事算是定了！我没有女亲，因此只好越礼，自己把这件事告訴您了。”

“那有什么呢，比哈里，”拉茲洛希說，“我很高兴。这姑娘确实是个拉克什米女神。她是配得上你的。現在再不要拒絕她了！”

“怎么会呢？这是莫希姆亲自給我找的媳妇。”

結婚的願望受到阻撓，这更刺激了莫汉德罗。他生了媽媽和嬌嬌的气，就到学校宿舍去过夜。

拉茲洛希只得哭着跑到安諾普尔娜那里。

“妹妹，妹妹，”她說，“莫汉德罗生气从家里跑出去了。你帮我找他回来吧！”

“忍耐一下吧，姐姐，”安諾普尔娜安慰她說，“过几天等他消了气，就会自己回来的。”

“你不知道莫希姆的脾气，”拉茲洛希哭着說，“想要的东西

要不到手，他是不会甘休的。我看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好找你的外甥女了。”

“这不可能，姐姐，”安諾普尔娜打断她的話，“一切都决定了。她将成为比哈里的妻子。”

“现在还来得及改变，叫比哈里来吧。”

“好孩子，”比哈里来了之后，她对他说，“我给你另找一个好媳妇，这个姑娘你放手吧，她不给你了。”

拉茲洛希又对安諾普尔娜說：“我求求你亲自对比哈里說，他会答应你的。”

“我也不好意思求你，比哈里，”安諾普尔娜說，“但有什么办法呢！要是你和阿莎結婚，我本来会很幸福的，可是，你也看到……”

“一切我都明白，嬌嬌。就照您說的那樣做吧，但以后你別再劝我結婚了。”比哈里說完這句話便走了。

安諾普尔娜两眼充滿了泪水，赶快把它擦掉了。这可怜的女人一再对自己說：“不管发生什么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拉茲洛希、安諾普尔娜和莫汉德罗之間的小小的明爭暗斗中，結婚的日子不知不觉到了。屋子里点起了許多明亮的灯，响起了笛子的悅耳的声音，摆滿了糖果。

阿莎严妆盛服，显得又高兴又羞澀地到自己的新家里来。她那年輕的心灵充滿了幸福，沒有預感到在这个安乐窝里会藏有棘刺。恰恰相反，她愉快地相信，現在她可以永远跟亲娘般的安諾普尔娜在一起了。这驅走了她的一切忧虑和恐惧。

莫汉德罗結婚之后，拉茲洛希把他叫到自己跟前。

“我想，”她說，“最好还是让你妻子在她伯伯那里住一个时期。”

“为什么？”莫汉德罗問。

“你現在正要考試，这会影响你的学业。”

“我又不是小孩子，媽媽。我自己知道什么对我好，什么对我不好。”

“可是这不会很久的，好儿子，頂多一年。”

“要是她有父母，就能把她送回他們那里去，但我不想让阿莎留在她伯伯家。”

“我的天！有什么办法呢！”拉茲洛希暗地里叫道，“他現在是一家之主了，我不过是个婆婆，算不了什么！昨天才結婚，今天就迷上了！我們那个时候年輕人也一样結婚，但从来没有这么癡，这么迷的。”

“不要担心，媽媽，这不会影响考試的。”莫汉德罗滿有把握地說。

4

拉茲洛希一心一意地教媳婦料理家务。阿莎的日子就在儲藏室、厨房和祈祷室中度过了。晚上，拉茲洛希把她叫到自己那里过夜——免得姑娘离开了亲人感到孤独。

一个小孩被一个比他强的人把手里的甘蔗搶去，不让他尝那甜汁，这时該是多么难受啊。現在莫汉德罗感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滋味。难道他能眼看他年輕的妻子把美好的青春浪費在这些家务瑣事里而无动于衷嗎？

有一回他到安諾普尔娜那里說：“嬌嬌，我不能眼看媽媽折磨阿莎。”